

· 书评 ·

中西医结合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评《十论中医生理学与中西医结合》

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 匡调元

《十论中医生理学与中西医结合》(简称《十论》)是著名生理学家及医学教育家季钟朴教授几十年来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心血的结晶,全书的学术思想充分体现和代表了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水平。《十论》即将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大事。《中西医结合杂志》社编辑部来函索评于我。我感到此书此评非同一般,是不能草率动笔的,恐我才疏学浅,难于担此重任。既而又想,所谓“评”,主要是谈谈自己读后的感想与收获,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就教于作者。况且大家都可以来评,我只是先发个言而已。于是我同意了。下面就谈谈我的初步认识。

(一)

《十论》是对最近30余年来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历史性总结。如果从利玛窦(Matteo-Ricci, 1552~1610)将西医学输入中国以后出现了“中西医汇通派”算起,中西医结合已经历了三百多年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此过程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医输入中国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问世。在此期间,全国仍以中医为主,西医无足轻重。唐容川、朱沛文等的中西医结合仅属自发的、经验的尝试。当时“汇通派”的观点,除临床经验外,仍多属推理与臆测,缺乏现代科学之实验研究。今天看来,当然是比较肤浅的。第二阶段可自1902年唐容川去世到1958年党中央正式号召西医学习中医为止,大部分时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此期间,曾出现过中医与中西医汇通派的全面争论,而且越争越烈,大有不共戴天之势。虽然如此,仍有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问世;创阿斯匹林白虎汤,有理有据有效,可为杰出代表。第三阶段自1958~1988年。在1958~1965年间中西医结合达到了高潮,但好事多磨,几经周折,大起大落,迄今为止对中西医结合究竟应如何认识与评价似乎尚在百家争鸣之中。现在《十论》出版了,对近30年来曾争论过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概括并提出了若干总结性意见,它基本上代表了广大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共同观点。因此说,《十论》的出版是中西医结合史上一件大事。

《十论》指出,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必须做

到:

一、以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如果科学工作者没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则迟早会迷失方向走入歧途。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必须懂得科学发展史、中医学发展史和西医学发展史,只有深刻地理解了历史才能正确地决策现在和乐观地预见将来;只有懂得了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优缺点之后,才能真正理解中医现代化的含义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正确性。

二、正确处理继承与发扬的关系:的确,对传统中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是我们天天碰到的一个问题。”《十论》明确地指出:“继承是发扬的基础,发扬是继承的目的,继承和发扬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两者不可偏废,孤立地讲继承或孤立地讲发扬是无意义的。片面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也将使我们的工作走弯路,受损失”。“无批判地继承”之类的观点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缺乏正确认识的反映,《十论》同时指出:“也曾有一些同志对继承的迫切性重视不够,对宝库缺乏认识,不认真学习中医,潦草或肤浅地挖一下,就认为中医药没什么好继承的,因而不感兴趣,甚至一走了事。”并中肯地指出:“继承必须深入,要‘努力’发掘宝库。”这也是切中时弊的建议。广大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可以扪心自问在中医理论与中医临床实践方面功夫下得如何。在目前中西医结合工作中思路不广、科研设计不太符合中医临床,在中医名词和术语的大帽子下开小差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因此,有些中医专家对此表示不满也是有道理的。归根结底是我们学中医“在深度上下功夫”不够。

三、坚定不移地采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方法来研究祖国医学遗产:目前还有不少同志对此持有异议。有的认为中医就是中医,深奥无穷,现在还没有人能超过《内经》、《伤寒杂病论》的,你能学好就不错了。有的则认为《内经》也需要发展,但不能用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耽心这样会以西医取代中医,消灭中医,所谓“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完全结合则完全消灭”。这种耽心也不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确也有人曾以西医理论为参照系去衡量中医的,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还存在。虽然这

不是主流，但是不可取的。这是在探索过程中没有经验的表现，他们在主观上还是为了发扬中医，而不是要消灭中医。《十论》对此明确指出：“要提高中医，发展中医，使它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包括现代医学方法去研究、整理、验证，使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结合，达到发展、创新，即创造出疗效最好，方法先进，理论正确并且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高水平的现代化医学。”这里没有丝毫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去消灭中医的思想与企图，恰恰相反，《十论》在论及中医时曾多次提到：“这是一个天才的发现”、“这是古人了不起的发现”、“古人这些天才的思想直到现在还在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等等，真是赞不绝口！即使某些“内容是否糟粕还不能确定，为谨慎起见，存疑保留”。所有这些都与上述第二阶段中那些存心“废止中医论”者是完全不同的。也有同志认为现代医学是以还原论分析原则为指导的，中医学是以朴素的系统论整体原则为指导的，还原论与系统论是不相容的。其实不然。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的。因此，中西医不仅可以结合，而且是应该结合的。在结合过程中既能发展中医，也能发展西医，更能创造新的医学科学体系，这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外“中医热”的文化思想背景。

《十论》强调：“中西医结合研究，在技术方法上既要采用传统方法，更要采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方法”。“当然不用现代科学，单用传统方法也可以搞些整理、提高，但毕竟进展缓慢。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采用传统方法侧重搞继承，搞总结临床经验和文献整理的研究。采用现代方法侧重搞发扬，这里所谓现代科学方法决不能理解为单纯分析方法。”应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横断科学”的方法。这个见解无疑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是在现代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调综合和相互联系的有机论和整体论方法。

（二）

《十论》为创建中西医结合新理论体系开拓了先河。

自然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进步是以新理论及新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为阶梯，为根本标志的。医学科学工作者的实践活动，包括临床观察及实验室研究是产生科学理论的源泉。但是，如果只有实践而不形成新理论，那么这些实践活动便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科学将无法显示其质的飞跃。如前所述，唐容川、张锡纯

时代的“中西汇通”、“衷中参西”主要是临床上中方、西药并用而已，理论上的点滴结合是推断性的。于1955～1980年间，在临床上提出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新思路，病与证结合显然比一方一药的结合要高一个层次。在病与证的结合过程中发现了同病异证与异病同证的现象。这是一大进步。中西医临床家们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界又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方法开展了对证的本质的、包括四诊、八纲的客观化研究，为建立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体系积累了不少资料。但这些资料仍然是零星的，分散的，不成系统的。直到1986年“建设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的探讨”及1989年《十论》的发表才使那些不成系统的资料找到了理论框架，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有一定结构的体系。

作者在《十论》自序中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生理学所特有的纲领：“中医生理学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辨证分型为核心，以阴阳协调为纲，以整体联系为目，以运气调节为内容，以体表藏象为形式的。但是它只是宏观观察的描述，缺乏实验医学的微观分析，缺少现代科学的定性定量的科学描述，缺少形态与功能的统一。所以中医生理学是一种宏观的生理学。中西医结合的生理学应是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生理学，必须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指导思想，应用现代科学的技术和方法，在学术名词上应根据结构与功能统一的原则”。“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生理学就是要为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结合造桥梁，找突破口”。这段论述十分清楚地点明了中医与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的特色、主导思想、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意义。《十论》在论述中医生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忠实地遵循着上述纲领，对传统中医生理学学说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进行了现代科学的描述，用现代科学语言整理出若干主要问题，并与现代生理学进行了比较，这是一个创举。评者体会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对中医生理学的四个指导思想分析十分中肯，论证十分深刻。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哲学思想。古人用阴阳学说解释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规律”。“男女媾精，万物化生”，“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一切始于阴阳，一切终于阴阳。因此，人的生理过程与病理过程也概莫能外。近数十年来人们也习惯于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理解现代生理学中兴奋与抑制、增加与减少、抗原与抗体等等，似乎与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是一回事了，其实不然。《十论》指出：“现代生理学并没有象中医学那样把阴阳作为整个医学的总纲，并没有把阴阳对立统一作为生理学的指导思想”。即使是著名的

稳态平衡概念也“不是作为生理学的普遍规律和指导思想这样高度提出的”。如此深刻地高度评价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发人深思的。有人认为：“阴阳是介乎矛盾范畴与具体科学之间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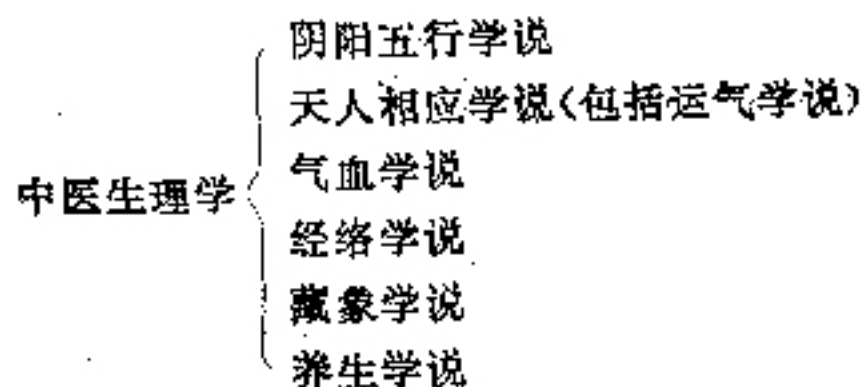
至于五行学说，中国历代哲学家颇多争议，近代除郭沫若《十批判书》批过一下之外，70年代《中医杂志》也曾开展过讨论。其实，《内经》是把阴阳五行学说综合在一起看作宇宙运动的普遍规律和世界图式来运用的。世界万物，上有日月星辰，下有虫鱼鸟兽，形形色色，熙熙攘攘，用什么思想观点来统帅它们，使它们就范于一个统一的图式之中？聪明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终于发明了阴阳五行学说，以此作为论理工具。阴阳是对立的统一，一是太极，二是阴阳。要深入论证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与二是不够的，三嫌太简，六是二的倍数，七又太繁，当以五为最适中。于是古代五行学说应运而生。由此，在宇宙这个大系统中，空间的基本结构是五方，时间的基本结构是五季，这是世界时空结构的基本框架。而“五”之内的每一个单元又不是孤立的，彼此间相互作用着，运动着，因此导出了五行生克关系等等。《十论》标以“五行生克乘侮——联系整体观”作为大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图式确是点睛之笔，一语道破了五行学说的精神所在。

《十论》将“天人相应——机体与环境的统一观”列为中医主导思想之一也是正确的。仔细分析《内经》便能发现《素问》从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开始论述“调于阴阳，和于四时”，“法则天地”，到最后七篇大论的运气学说为止，主要是讲人与天地相应的原理。而《灵枢》则主要论述体质人类学与辨质论治的原理。《内经》将识天地之理与辨人体体质之变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确是十分深刻、耐人寻味的。

最后，《十论》点出了中医生理学“司外揣内”的方法学特征。“司外揣内”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能不如此的，是迫出来的。因囿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有损”之说，难行人体解剖学，中医学只能靠人的五官去观察研究人体在外的“象”，只能“司其外”，而不能“剖其内”。但仅靠“司外”，只能知其表，不能详其里。于是用“意念”、“心悟”、“推理”去“揣内”。如果揣对了，便成为“天才的思想”，如果揣错了，便沦为“荒诞的臆测”。就是这个方法注定了中医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也正是这个方法赋予了中医整体观念的高明处。对此方法学，《十论》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分析：“中医生理学的‘司外揣内’方法从体表内脏相关的研究中证明它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的，在临床实践中

也非常实用，只是不能以此类推，无限扩大罢了”。“在整体观点指导下，深入机体微观世界探索并显示机体各个水平的稳态调节规律，这可能就是生理学工作者的中西医结合之路”。

二、就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主干而论是比较完整的。其理论框架与具体内容可表示如下：



因为这个体系是从传统中医学理论中概括和分化出来的，因此，它禀有中医学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十论》用现代科学的微观研究材料加以论证和发挥，因此，又赋予这个体系以时代的特征。传统中医生理学内容经过作者的研究、分化、概括、论证和发挥而初步形成了体系。这是发前人之未发。因此说：《十论》是中西医结合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三、倡导建设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应遵循的思想原则与研究方案是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其原则是：“肯定现象，探索规律，提高疗效，阐明本质”。同时又归纳了五项具体的研究方案。如果能遵循这些最佳方案进行研究将应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对此，拟略加评述。

《十论》强调：(1)应从临床实践开始进行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因为离开了临床就无法深入理解和掌握中医中药。目前在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中脱离临床实践的倾向是存在的。因此，《十论》强调从临床实践开始是具有战略意义的。(2)筛选各种病的、证型的客观化指标。《十论》强调“这是中西医在理论上能否结合最关键的一步。中医辨证有了能定性定量的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客观指标，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融汇贯通就有了共同的科学基础和共同的语言”。这样将使两套理论统一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3)建立证型的动物模型。“要探索证的病理生理变化规律必须有整体动物的模型。目前还不可能建立和临床患者完全相同的病理模型。只能做到尽可能的相似”。对证的动物模型的认识，目前尚多分歧，有人认为动物没有主诉，所以根本不能建立与人一样的证的动物模型。如果我们赞同生物进化论原理的话，那么就会同意：动物既不能等同于人，也不能完全不似于人。应懂得“实验医学是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应借鉴而不借鉴是固步自封的作法，并不可取。(4)药证结合进行临床药理学和实验

药理学研究。如果中药不与中医理论及其证相结合,则中药便沦为柴薪,根本不成其为中药。研究中药的关键性思路是开展临床药理研究,其他方法虽也需要,但只能是辅助手段。这实是摆脱目前中药研究徘徊不前的困境的一个突破口。(5)利用动物模型进行实验治疗研究。这一点很重要。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防病治病。中医药实验治疗学研究是保证中药安全地从实验室过渡到临床实际应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此外,《十论》在善于提出新概念方面为我们作出了示范。在“经络现象研究的今天和明天”一文中写道:“体表脏腑联络系统是我国古典经络学说的核心”,“但这个联系系统又是个新的生理学系统,是现代生理学还没有被注意到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根据现有的研究进展获得的资料,我们倾向于把这个系统暂命名为“体表内脏植物性联系系统(Skin-Visceral-Vegetative Correlative System SVVCS)”。将我们亲自实践所获得的新资料升华为新概念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开发的。

(三)

普天之下没有一本书没有不足之处的。我们不能苛求《十论》包罗万象、天衣无缝。但读后感到有一点似需补充,即关于传统中医学学术思想如何继承的问题。如前所述,《十论》确已精辟地论述了继承与发扬的辩证关系,全书对如何发扬的问题也论述得很全面,很卓越;但相应之下,论如何继承的问题显得不够。书中虽然提到了“既要采用传统方法,更要采用现代科学方法”,提到了“搞总结临床经验和文献整理的研究”,但没有深入的展开论述如何运用这种方法发扬中医学。实际上,这正是当前国内外中医界与中西医结合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也是迄今为止没有完全解决好的问题,包括临床经验如何总结及文献整理如何与临床观察相结合等问题。我体会传统中医所用

的研究方法是与中国传统哲学一脉相承的,即中医学是依靠临床的第一手观察,通过医生的直觉去领悟人体病理与生理活动规律的。或许“司外揣内”的精髓就在于:在感受中直接领悟到某种宇宙的规律。李泽厚认为这种思维认识方式具有审美积淀的特征,它是一种非概念非逻辑的启示。这是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直觉领悟高于推理思维的特征”。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传统中医学也渗透着这种思维特征。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现代医学)与技术一时还难于论证的东西也许正在于此。正因为如此,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必须同时并举,而且传统方法将更具中国特色。直觉领悟更能开发思路,提出研究的新课题,推动中医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哲学界与医学界共同探讨的问题。

(四)

季钟朴教授十分谦虚,在书中只是朴实无华地写道:“我是个爱好中医,又热衷于中西医结合的人。回顾走过的中西医结合之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好事多磨的”。事实上,在这一代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心目中,他是中西医结合的学术带头人,是组织领导者,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呕心沥血的人,也是一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十论》是他的代表作,具有权威性,文如其人,贯串全书的是说理,没有教训人,更没有强加于人。在中西医结合队伍里,我是一个后知后觉者,之所以敢斗胆地提笔作评,只因为感到此书意义重大,值得向同道们推荐。真正的书评写在每个读者的心中。我建议凡是热爱中医事业,关心中医、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前途的学者们都能亲自读一读《十论》,能平心静气地想想是否真有道理,然后作出自己的评价。或许会象我一样,读后“精神为之一振,头脑清楚多了”。让我们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地在《十论》从理论上结合的桥梁上,迈步前进,为促进中医与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努力不懈地工作。

• 书讯 •

《十论中医生理学与中西医结合》正式出版

由著名生理学家及医学教育家、本刊总编辑、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理事长季钟朴教授所著的《十论中医生理学与中西医结合》一书,是一部以现代科学语言论述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学对人体生理认识的专著。它揭开了中医理论神秘的外貌,显示了它的科学内含。附有英语译文和十论中西医结合的文章。作者就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的建设

以及中西医结合工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当前深入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本书适宜于中西医师、医学生、研究生及广大中西医结合研究人员参阅。该书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北京发行所发行。本社备有此书,需要者可直接汇款向本社购买。每本定价4.90元(另加邮费0.50元)。